简阳在军阀割据混乱时期遭受灾难的概况

曾兆善

简阳为成渝通衢，在军阀混战二十年中，川中大小战役四百余次，多遭受到战事的影响。本人在县工作四十余年，兹将所见所闻，并参考简阳县志、简阳中学校史等有关资料，又承李梦余同志提供一些当时驻简军队残民以逞事实，综合整理，纪录如次。未尽之处，尚望知其详情者予以补充和更正！

一、筹款 预征 苛捐杂税

军阀压榨人民，好像赛跑运动，一个赶过一个。

1917年（民国六年）11月，驻军汪司令官向本县富绅勒索借垫银币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元。

1920年（民国十一年）5月，二十一师罗旅长向各保借垫银币八万元。同年7月，刘存厚总司令向各保预借银币三万元；8月，向富绅预征银币三万元；11月，向各保借垫银币二万五千五百元。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刘存厚部由各保借垫银币二万元；3月，又由各保借垫银币二万元。同年2月，邓锡侯、陈国栋各师向各保预征银币五万元；5月，陈国栋师又由各保借垫银币六万元。6月，赖心辉总指挥向各保借垫银币三万元。这一年，除上述部队征借外，各军又提拨银币七万余元。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田颂尧总指挥驻县，全年筹款分列如下：①2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一万元；②4月份，由各保借垫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币二万元；③5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六万元，同月，又由各保借垫五千元；④土药推派（鸦片烟捐开始），向龙泉驿借垫银币七百五十元；⑤6月份，由各保借垫六万元；⑥8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十万零五千零二十四元；⑦10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六元；⑧田部邓德楷旅长另向各保借垫银币八万四千二百四十元；⑨11月份，向安场保（即杨家乡）借垫银币六百七十九元；同月，邓德楷旅长又另向各保借垫银币五万一千元；⑩12月份，邓德楷旅长又向各保借垫银币四千零五十元。这一年，田颂尧部在县中先后向各保借垫的款就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九元。其他摊款尚不在内。这一年开始预征1925——1949年粮税，连同开征本年的粮税，一共征了六年的粮。

1925年（民国十四年）1月，四川军务督办杨森，令由各保借垫银币十四万六千元。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筹饷粮税二十四万元，以1934——1935年粮税作抵。又筹地款捐（鸦片烟捐）三十九万五千元。

自1944年田颂尧部推派土药捐以后，连年都征收鸦片烟捐，并缠粮征收。直到1950年。

1931年，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部队驻县，他将烟捐增加到一百万元。

以上所述各军向地方借垫的款，係以粮税作抵。当粮尚未开征

时，就以"軍隊[illegible]"為詞，命令地方保甲借墊。地方保甲一面借款上交，一面向老百姓征取，并將借款的利息加一切用費浮加上去；地方保甲和經手人等从中吞沒一部份，实际上，老百姓所出的粮稅远远超过借墊的款項。

本县自1924年（民國十三年）开始預征粮稅以后，每年預征，多至五年，少則兩年。至1931年（民國二十年）已預征到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截至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止，已預征到1956年（民國四十五年）。真是駭人听聞！1934年，刘湘主持川政，川局形式上趋于統一，粮費預征虽告停止，但田賦加重，人民的負担並未因此而有所減輕。

1933年以前各軍在簡阳的苛捐杂稅，除田賦之外（正粮外，还有许多附加隨粮附征，往往超过正粮），又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稅捐的名称繁多，本胜枚举，其中最奇特的有所谓"國防捐"。如1930年，李家鈺的部队，本来驻防在簡阳、遂宁、安岳、乐至、蓬溪、潼南等县，居四川中心，他為了準备内战，爭夺地盘，竟至以"四川边防軍总司令"的名义征收"國防捐"。（派时美其名曰"乐捐"，收时常派队押繳）1932年，刘文輝所部把侵入金沙江以東的西关地方部队击退回金沙江以西，本是同室操戈，亦以"川康边防軍总指揮"名义相繼征起"國防捐"来。又有所谓"懶捐"，李家鈺部队驻防簡阳时，由于当时煙禁大开，鴉片煙已成為簡阳的"特产"，驻軍对种煙的，以禁煙的名义征收煙稅，美其名曰"寓禁于征"；

对不种烟的，征收"懒捐"，说你为什么要懒，就得予以惩处的科税。种要征税，不种也要征税，总而言之，征税了事。在蒋军驻防时期，地方保甲还征有什么"草鞋捐"、"扁担捐"（对象是穿草鞋、扛扁担跑大路卖劳力的人，保甲长认为他们每天挣钱多）等。真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无奇不有！

二、在横征暴敛下 人民遭受的苦况

1.预征粮税。地主纳税，本身並不受到怎样的损失。地只不过是将所缴粮税转嫁在佃农身上，逐年加租加押，提前催收，致使一般负苦佃农，几至无以为生。至于有少量土地的贫农，由于无力缴纳，每当征收局严令催收扫解时，便遭受地方保甲锁押追缴，农民在此催科痛苦之下，只好忍痛将土地贱价出卖，以求暂舒目前倒悬之苦。有的农民甚至出卖了土地还不够缴税，只好逃避他乡；有的土地卖不出去（当时赋额不平，有些粮轻，有些粮重，粮重的自然不好卖出），甚至深夜将红契贴在门上，乘夜逃走，不顾生死，以能逃出魔掌为幸。预征粮税，不管如富绅借垫也好，向保甲借垫也好，归根到底，还是农民受苦受穷！

2.小土地出租者为了措缴预征粮款，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到山穷水尽时，亦只好将产业出卖了事。

3.普遍征收鸦片烟款，不问种烟与否，都要出款，以致遍地种花，粮食生产大减，影响民食至钜。

4.关卡重重，苛扰商旅。单以护商税的关卡而言，陆路，在龙

泉驿缴了税，到石桥又要缴税；水路，在养马河缴了税，到平泉镇又要缴。员司查验刁难，商人为了避免躭延，只好向员司行贿，但一切费用，皆加入货价出售。受敲诈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编者按：国民党偏中央势力入川后，征税关卡更是有加无已，如偏川康查缉处简阳税局既在石桥设有查缉分所，检查河下船只；又在石桥西端杨柳沟地方设置盘查哨检查陆路，更在简城北北滨沱江油房河地方设卡，检查汽车和上下过道船只。路途不到十里，就有关卡三处。石桥镇商会曾具呈呼吁，请裁撤油房河盘查哨，以恤行商。见1945年1月12日《四川商联月刊》第三期）

三、乱军所至　仓储一空

县存常平仓京斗（係上"皇粮"的斗，每斗重约三十四斤）谷八千七百二十六石四斗五升；乡仓常存市斗（指当时河下大行市的斗，每斗约重三十二斤）谷九千零六十六石九斗六升。1917年，滇军罗佩金部队在成都为川军击败，退至县城，逗留月余，开始籴食常平仓谷，以后驻县各军闻亦籴食，至1923年，川军赖心辉部驻县时，大量籴食，于是简阳县的仓谷耗损颗粒无存。

四、估拉夫役　阻塞交通

民国以来，连年兵祸，县境为川东川要道，军队往来如梭，每遇战事发生，或军队开拔，城厢内外，遍地拉夫，动辄数百名，或一千名，幽闭在旧日教养工厂，不问是否农忙时间，常日禁闭，竟有饿死者，一旦当差，或补充兵役，久不放回，流为饿殍，转死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壑。1920年川滇黔之战，死者不可胜数。县境当道场镇如龙泉驿至杨家街，平泉镇至施家垻等处，因保办理夫差，供不应求，则申请县署令飭附近各保轮流派丁帮给。各乡因夫差派款纠纷，县署积案如鳞，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夫差各费合计各乡前后所出夫差费，殆在百万元以上。

成简、遂简马路通車后，一遇战事发生，汽車概被軍队挡去供軍事运輸，行旅无法乘車。

拉黄包車及抬筏竿谋生的貧民，为了避免拉夫，有时躲芟太久，无以为生。

败軍潰退，不分青红皂白，逢人便拉，藉以搕索钱财，以致東大路不时鬧得来路断人稀。

因战事交通断绝得最久的是1920年，川滇黔之战，沿東大路都駐得有滇軍，分段设盘查哨，对过往行人百般留难搕索，在相持两个月时间，商旅裹足，交通为之断绝。

（普安农民魏公哥，在1931年，被刘文輝所部川康边防軍第二師王元虎旅拉去，一年多才逃回，他的妻子和其小儿女在魏公哥未逃回时，乞讨过活。解放后，魏公哥翻身了，曾任普安农会第九分会主任，今昔对比，判若天渊。——笔者附記）

五、破坏房屋　搜索刦掠

1916年（民國五年）6月19日，蔡松坡率滇軍道经简城西上，川軍周駿師王陵基旅在石桥銅观音山上，用"六稜炮"轰击县城，破

坏房屋很多，滇軍在城内大肆刦掠，1917年（民國六年）滇軍罗佩金部由成都退駐县城月余，士兵肆行抢掠，十分之九的人家都受其害。

1931年（民國二十年）刘文輝所部川康边防軍第二師王元虎旅，逼走四川边防軍李家鈺所部李青廷旅的部队，王元虎部散駐简阳城乡，挨户搜索财物，十室九空。

1916年至1926年间，川中内战，常進退于東大路上，县原由龙泉驛至杨家街，路当孔道，凡公所旅栈的棹凳林具，以及门窗楠壁，大都被过境軍队強借拆毁，作為燃料，许多旅栈和茶房酒店用石头制成棹凳床鋪，代替使用。到解放前一两年，茶店子的栈房尚有当时的石头床鋪遗跡存在。

六、強駐學校　破坏文物

简阳中學校，原在县城西街，在川局混乱当中，教室桌几板凳床榻什物，概被損燬，教室桌凳，至用石板、石樁代替。經常駐兵，房屋破坏不堪再住，县人為避免兵灾，乃于1929年擇地沱江東岸射洪填另建校舍。

中學創办时，接收通材、鳳山两书院的线装古典书籍近三万册，連年兵乱，士兵用书墊床，冬日则堆积燃烧取暖。甚至明目张胆携出售卖。县中的坏人亦趁火打刦，乘兵乱混入窃取。因此，至一九三三年迁往新校时，线装书籍只剩残编断简三千余册。

七、县人的呼吁和反抗

当派借预征，层々不断，县人苦于罗掘俱穷，曾先后电恳田颂尧总指挥、邓锡侯督办、刘文辉主席（刘身兼四川省主席、二十四軍々长、川康边防軍总指挥三职）酌予减轻，以纾民困，但皆置之不理，而催迫扫解，更为迫切。（当时笔者在县中校教书，县中法团士绅推我执笔，电文已记憶不起了）

1926年，过境軍队，在乡骚擾，激起東乡门户練丁与軍队战于湧泉寺、施家垻等处，双方都死伤多人。

1932年春夏间，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軍第二師陳鴻文部队在县中骚擾不堪，激起民憤，养马河一带的地方武装起来对抗，如臨大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陳书农新归附刘文辉，为讨好于刘和县人，特回县调解，一场灾难，始得倖免。

八、川局混战造成的恶果

1.办夫办差，複杂繁难，又兼时间迫切，于是各地多假手哥老会舵把子、管事承办，使哥老会干预地方政事，恶势力潛滋暗长，为后来横行乡里的根源。

2.在川軍混战中，每当驻軍撤走时，为了达到捲款而去的目的，对各乡团正（即后来的联保主任、乡长）繳款予以回扣。例如：实繳二万元，驻軍就以三万元的印收（收挞）与他，而团正对本乡民众，则照印收的款額三万元摊派，并加收垫款的子金和其他一切费用，以飽私囊，为后来乡鎮长向人民浮摊滥派、貪污中飽的开端。

3.派借预征，层々搜刮，自耕农和小土地粮户被迫出售土地，

使土地更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县中有名的军阀田颂尧、刘存厚等辈，无不拥有土地在万亩以上，其他较小的军阀和大地主等，亦无不乘机兼併，土地亩数，亦大量增加。以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从拥有大量土地的军阀豪绅，对预征粮税，除转嫁在佃农身上外，特其恶势力完粮不过敷衍了事，或至抗拒不缴（田颂尧的族弟田亮熙欠了两三年的粮，因县人控告，县府不得不理，命秘书曾兆要前往严追，田完了一些，敷衍了事。至于大军阀所欠的根本不敢过问），粮税征收不足，只得又继续预征。所以预征粮税，实际受害者还是广大农民。

小贫民靠劳力谋一家生活，既要躲避抓夫，又要负担杂款，走投无路，生活更为悲剧。

编者附记：这里附带介绍本县另一个大军阀陈书农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他的土地不在本县，而在川西绵。据草池徐家礼先生：1920年，他在成都读书，是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前往棕市街刘松龄家去会晤草池乡人袁伯融。袁在刘家充当私塾老师。刘係陈书农的内弟，任陈的军需处长，同时亦是陈的大管家。徐见刘家有十几个农民作客，怪问袁，袁回答云："这些都是陈师长的佃客，来与刘东家拜年的。从正月初四、五日起到现在止，每天都是十四、五个或十五、六个不同样的佃客来拜年送礼，商量继续租佃耕种，不晓得他的佃客有好多……"就根据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情况来计算，陈的佃客当不下六百多人。又据三台县委曾文彬先生介绍，他曾听到三台县李维纲（解放前在省机关任过职）说过，1943年，陈书农的管家拿红契到田粮处（温江双流记不清楚了）去验契，田粮处的验契人员见这样多，甚为诧异，用秤来一称，契纸有十三斤半重。李又云：陈在温江双流的土地横竖几十里连接一起，没有别人的土地插花。仅这两个情况的介绍，陈拥有的土地，其数量已多得十分惊人。其他方面尚不清楚，但可断言，必不止上述两处材料。于此可见陈书农这个军阀拥有土地之多，亦说明四川军阀在混乱割据时期压榨人民之凶狠！

國民党发动内战时期
简阳地方武力及在乡军人反动集团的组成和活动

曾兆姜

在國民党发动内战时期，简阳反动集团，有由軍阀余孽鼓动组成的"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有按蒋介石命令组成的"简阳县在乡軍官会"；"简阳县青年軍联谊会"。事虽有类"曇花一現"，但就这些偽集团的组成和活动，可見当日摩醜面臨危机，殼觫难堪，而一般依草附木之流，又唯以朘削民膏是务。兹将实际情节分别叙述，使后之覽者，得悉旧社会混濁現象。

一、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

1947年夏，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通令全川各县成立"自卫总队"，分派爪牙任总队长，欲借以扩大实力。简阳自卫总队长一职，委任其旧部屎傅伯诚充任，各乡鎮中队长，即由各乡鎮长兼理。平时抽调队丁一中队，集中县城，以资防卫，经费列入地方预祿。

1948年4月，简阳县偽参议会开大会，軍阀余孽廖雨辰，先期持"旅省简阳同乡会"刘邦俊、傅見吾等函件到县，向县城各机关及参议员吹嘘组织"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略谓："戡乱之际，軍务吃紧，地方秩序，难保无虞，凡我父老昆弟欲安居乐业，不受流离颠沛之苦，一切财物又不致被人掠夺，只有全县人士，联成一氣，组织自卫机构，以策划万全之计……"等语。与此同时偽参议会秘书曾兆姜曾向议长周云章建议："事屎自卫範围，不如推

记总队长傅伯诚电约各乡镇长到县会同商决，参议会只从旁支持，将来添筹自卫经费，免致县人指责参议会加重地方负担。”可是周云章回县，得连任要职，都倚刘邦俊。傅晃吾等作靠山，怎敢违刘等的意旨，因此，对曾兆姜的建议未加考虑。及至举行会议那天，周致开幕词后，即请廖雨辰出台，重申组织“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的意义。周首先赞扬报告同乡诸公“关怀桑梓安宁”，我们应竭诚拥护；参议员又多係地方豪绅，亦以为事属保护自己的权利，毫无异议，一致通过成立“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并推举廖雨辰为主任委员，刘邦俊、田颂尧、田泽孚、龚臣川、傅鲁唯、宋明煊等为常务委员，公决各乡镇长为当然委员，另推萧九如为总务处主任，经理财务、文书事项。廖雨辰即席宣告：“常住省会，主任委员职务，委託傅鲁唯代理，会同萧九如拟制章程，积极筹备一切事务。”係参议会立即转报四川省政府核示。议会闭幕后，傅鲁唯、萧九如即就县城南街阳安公司（建安社址）设席办公，参照“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章程”草拟“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条例”，约两月余乃脱稿，请参议会雇员曾庶儒、萧纳隆前去缮写油印。傅萧两人商定，于1948年7月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各乡镇长（当然委员）及县城机关负责人应傅鲁唯函约，齐集係参议会开“自卫”会议，到者近百人。廖刘等驻省委员，联名具函请假，并希望傅鲁唯与到会乡镇长筹经费，以利自卫事务。会议由傅主持，议程为：①通过“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条例”；②照係例规定，傅鲁唯提出徐

孟明為政训处主任，王文海為軍训处主任（两人都是"建安"骨干，引起"信诚"集团不满）；③筹划经费，提出"摊派"、"募捐"两种办法，经反复讨论，决定"募捐"。

关于以上第③项议程的决定，当时有个青年乡长张君学发言："我们县里大伟人很多，他们把积存的金条子捐一点出来就够了，在他们是毡上拍毛，全县人都沾了光。"全场拍手赞成，随即公决："刘邦俊、傅晃吾、田颂尧每人捐金条三十根，廖雨辰、陳书农、田澤孚、樊臣川每人捐金条二十根，田亮熙、宋明忻、陳书年每人捐金条十根……。"萧九如即将捐金笔錄，加以整理，嘱雇员曾庶儒缮写油印，連同条例当场分发各乡鎮长，又分别邮寄各捐款人及成都各报館。午餐时，傅鲁唯分向各席敬酒，祝贺此次会议结果圓满。

刘邦俊等接到捐款通知，已极感不安，及見"新新新闻"揭載"简阳臣公，捐金自卫"消息，更為忿恨。嗣后，周云章由成都回简阳向曾兆姜说："'地方自卫委员会'应从此罢休，此事王主席不赞成，刘肇公（刘邦俊）他们，对傅鲁唯的作法大不满意，因為捐金列名登报，就等于向共产党告他们一状，将来好按名捉拿清算……。"可是傅鲁唯尚不知趣，為了拉拢在乡軍官作"建安"羽翼，还预约了一批充任軍训职务的人员来扩张他的实力。

先是廖雨辰由简阳回成都时，曾约同刘邦俊去見王陵基，請求批准"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一案，但王对他们倡组这种机

构，别有看法，留中不发。延至同年10月，乃毅然严令简阳伪县长林宏仁迅将不符法令规定之"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督促撤销。此后，除规定"自卫总队"经费外，不得借词另筹其他自卫款项。傅鲁唯得到这个消息，不得不"收刀检卦"。约约实施的"地方自卫"机构，阅六个月而告终。

二．简阳县在乡军官会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内战，节节失败，疑惧重重，好像淝水大败的苻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为了防止散处各地失职军官误入"歧途"，乃令饬伪四川省政府举办全川各县在乡军官登记，又于一九四八年春，将各已登记的在乡军官集中省会，由成都军校负责人主持，向在乡军官们作几天的精神讲话，所说不外"拥护'戡乱'，不入'歧途'"。最后，宣布省府已通令各县遵办对在乡军官的优待办法，如：①就所在县组织"在乡军官会"联络感情，②协助县"自卫总队"办好乡村自卫事务，③县属机关职务遇缺，即由县保荐在乡军官中合格人员充任，④每人照优待出征军属规定，年领优待谷两石，⑤确係生活困难者，得申请酌拨所在县救济谷补助（这些办法係根据当时具体措施归纳几点来概括的，因手边没有资料，恐不尽如原文）。

以上给在乡军官这些优待，似属政府"德政"，实则还是滥发的"空头支票"，却对地方人民带来一些灾难和损失。

"简阳县在乡军官会"的负责人是祺诚、魏列勋，成员约一百人。祺诚等去暗图民党简阳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徐孟明像这些

述（徐是优待会负责人），徐即允照拨每人优待谷二石，并竭力代向各方面周旋，从此，"在乡军官会"与建安社"渐渐打成一片。谈到代找职业，县属机关早被强有力者把持，只有民众教育馆长吴雪琴没有奥援，竟被挤开，保安旗诚继任，各乡自卫队长保充给职，大家都不愿干。旗诚是在乡军官会负责人，既借此名义得到出路，对其他贼闻朋友，不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县中既找不到事安插，于是就找不做事也要拿钱的门路，提出请求划拨积谷作辅助的办法，面向徐孟明、傅鲁唯洽商，徐傅不但表示赞同，且允代向各方面疏通。在乡军官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和偽参议员及各机关负责人，非亲即友，在得到徐孟明等帮助之下，各方面都无异议，只待参议会开会通过，即可兑现。

1948年4月，旗诚等所具有参议员傅鲁唯等连署申请拨积谷一千石，以救济在乡军官生活一案经参议会财务审查组吴澍等签具"既係省令规定，拟照拨"的意见，当提付讨论时，旗诚列席申诉理由，傅鲁唯等多数人发言表示支持，参议员中的在乡军官董雨浪等坚持照审查意见通过，参议代周云章虽曾说："县有财产，人民血汗大家多多考虑。"但没有人附和，结果决议"照拨"。在乡军官领得黄谷一千石，每人分得十石左右，个人都以为该心满意足了，乃不久又发生围轰参议会请愿情事。

1948年10月，偽参议会开大会，在乡军官得悉此次要处理四川省银行退还的建建基金，相约赶到县城要求分拨，都不派代表向参

议会申述，而来取聚众要挟手段。开会的第三天晚饭后，部份参议员已外出，伪县长林宏仁适至，与周云章在会客室闲谈，突闻大门外人声嘈杂，任何人都不准外出，大喊："请周云章出来说话。"周闻声色变，嗣后得悉是在乡军官请愿，林宏仁出去说："请派代表进来谈。"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找周云章，不关你的事。"周见事不妙，乃同参议员黄辅山从参议会左侧的矮房子翻出去，一直跑到石桥周寿如家躲笑。警察局长冷卓如听说县长被包围，恐发生意外，乃调集警察中队，持枪伏在在乡军官后面，林宏仁屡次出去打招呼，听到的应声是："我们找周云章解决问题，不是捧客。"直闹了三点多钟，听说周云章已经跑了，才稍泄点气。最后，参议会秘书曾兆基出去说："今天夜深了，请等明天开会时再解决。"在乡军官们也感到疲乏，大骂周云章而去。经此一闹，参议员都不知出了什么事变，附近居住的当晚即回家，远道的第二早晨就走了。参议会内只有几个雇员和工友，林宏仁借词出巡公出，在乡军官落得扫兴而归。事后，周云章叙述经过情节，分别电达省府及有关方面，宣告被迫休会，林宏仁又将肇事情节详报省府，在乡军官会受到严词申斥。以后虽敲诈勒索，而一切活动仍到解放后乃止。作恶多端的在乡军官游枢等，终受到人民裁判，处以枪决。

三、简阳县青年军联谊会

抗战胜利，响应参军的青年，大都复员回籍。简阳的潘瀛洲宋南熹、李郁林……等亦于1947年冬季回县，依照复员时上级指示成

立"简阳县青年軍联谊会"。会址即设在"國民党简阳县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因潘等参軍，原係出自简阳三青团动员）。凡事多受徐孟明的支配。徐是"建安"骨干，遇事亦多赖潘等出力，旁人称潘等是徐的打手，"建安"干员。县属参軍青年虽多，而常在县城各方面打交道的只有潘、宋、李等四五人。

1948年春，"简阳县在乡軍官会"成立的同时，潘瀛洲等奉到省令，略谓："……青年軍联谊会与在乡軍官一例，每人年领优待谷两石……。"徐孟明就借此支使潘等与周云章滋事。一天，周正在县城小什字晋丰茶社喝茶时，潘等持省令突来茶社请周簽具意见，周不善应付，和潘等在茶社争吵，周怕丢面子，逞回参议会暂避，珠潘等氣势洶洶，追至会址，在会客室拍桌相骂，适曾兆姜前去，从旁劝解，并执笔在文件上簽"照拨"字樣，证明月日，嘱事务员李阳鹤加盖参议会关防，交还潘等，结果，和在乡軍官一樣，每人领得救济谷十石，事乃平息。宋南熹、李郁林等是曾兆姜的学生，曾与宋等闲谈时，曾劝他们不要爱出風头，招人忌妬，宋等亦表示赞同，当在乡軍官闻省行退还经建基金消息，聚众要挟鬧事时，他们亦就莫有附和。但是，國民党軍队纪律，已坏到极点，潘瀛洲等在青年軍中染得一些恶习，回县更得"建安"集团豢养，往往在街面提劲打把，令人侧目。宋南熹要荐亲属姊妹去简城中心分校教书未遂，在四知路口茶社与李大祥斗殴。李郁林支使族人李某与樊仕鲁争夺鸟水，招惹樊四维率领哥老弟兄彩持械到平泉镇与樊撑腰，几酿成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